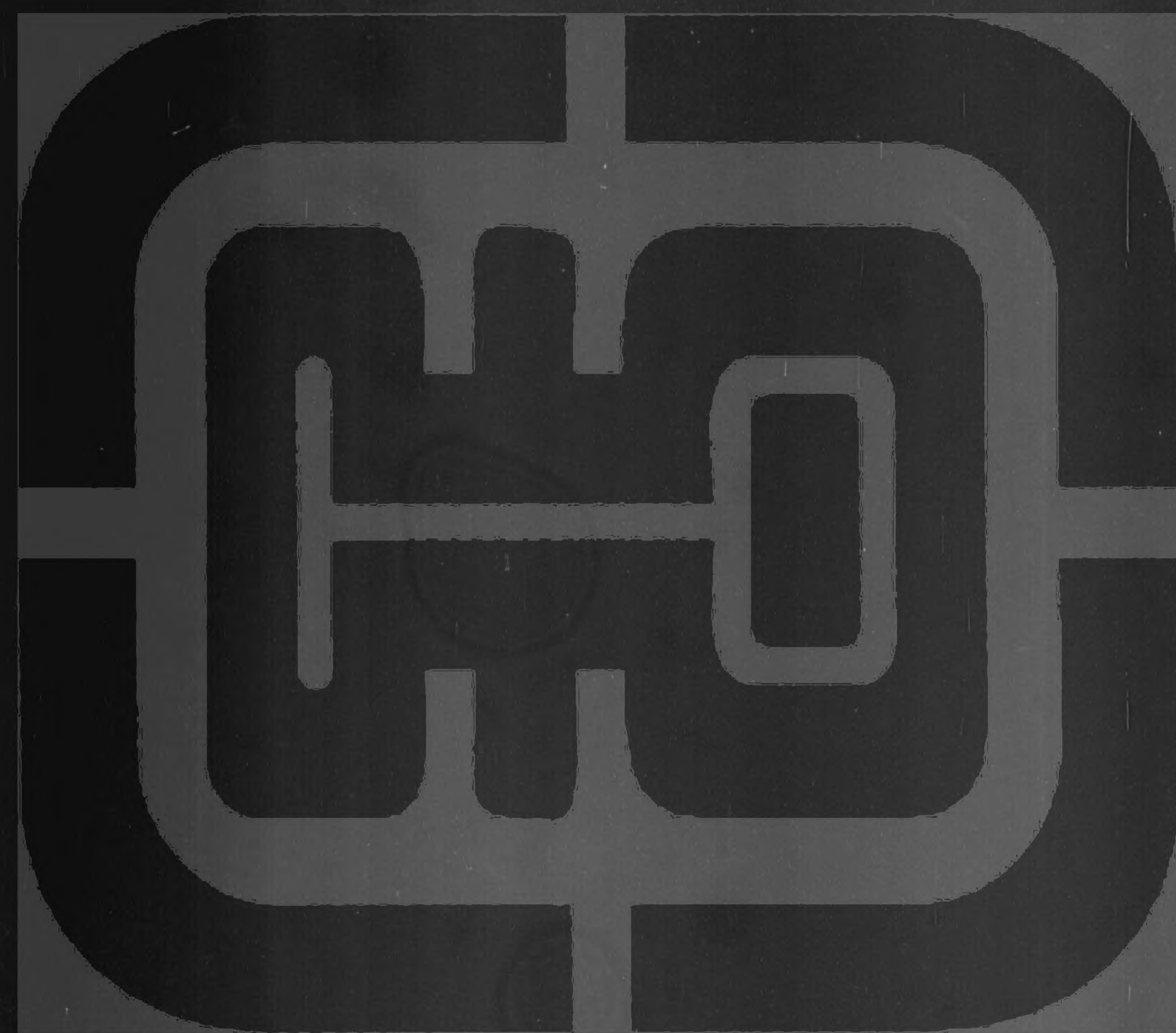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五

傳二

胡端敏公傳

胡端敏公者杭州仁和人也名世寧字永清祖昌父瑢嘗籍昌化公少爲昌化縣學生家貧衣食不給氣志浩如學行爲衆所推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癸丑舉進士甲寅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時岐王初就封國府人驕橫公律以法王有言公對曰此　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敢不守此　朝廷民即殿下立國根本敢不恤既復請民間開墾湖田以供柴課撫按欲與之

公曰此不惟使窮民失業他日各王府比例陳乞將遂多事矣竟寢弗與自是岐府斂戢各屬豪民善訟挾制官司效尤成風公悉抵以法郡遂刑清訟簡陞南京刑部主事數辯疑獄決滯訟應詔陳時政邊備十事不報其詳具公奏議中弘治末公復上疏其略曰臣自入官以來十二年間四至京師今往來道途見村巷寂寥生理蕭索困窮之狀數倍於昔及至京師見士大夫用度奢侈餽遺豐盛亦數倍於昔貪墨者皆言當去而貨賂狼籍者雖交章彈劾而猶存廉正者皆言當用而清介特立者或一人怨謗而即去士大夫聚談惟及世情私鄙之事間有憂民爲國奉公執法者則衆共排擠百計謗毀必使無所容身此其勢必將盡驅天下之人闇然皆無忠義之氣而後已疏入值　孝宗不豫猶領之正德初遷員外郎時劉瑾用事瑾黨劉琅爲南京守備南京咸迎謁唯公與張瓚余祐查約魏校弗往初制部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正欲相參謀議已乃郎中專擅司中政事多不與寮寀相聞沿爲故事及公爲郎中相約裁決可否規正得失絕無猜嫌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南徼土官多不循分公撫以恩信絕其私饋子弟應嗣廕者輒

爲移文送部由是夷落皆感服效順太平州土官李
璿先世數犯革職繼營內侍得襲尋又阻兵拒命公
潛命龍英州官舍趙元珪捕斬之因大城壺關條治
蠻事上之丁丑馮夔服闋赴部道逢流賊避入滄州
賊攻城甚急滄人揺抗約開門降管河通判趙廷璋
鄉官尚書張縉推公爲主公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
調度有法七日夜不寐城賴以全補湖廣寶慶府知
府約岷府丹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治如太平
時選江西按察副使整飭東鄉兵備值降賊王浩三
等復叛殺前兵備副使李情執樂政吳廷舉爲質公

議待降者以信服貳者以威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
招傳檄以諭賊奉吳樂政歸其殺李兵備者公仍進
兵勦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宸濠反形
已著人莫敢言公獨上疏其略曰南昌失火延燒萬
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田所
侵激民立寨三司多爲鈐束庶事受成而行買辦漸
行於外府搔擾遠逼於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
令漸不出自　朝廷蓋自其奏討護衛以來威勢日
盛乞戒諭止治其國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奏公
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因令承奉涂欽賫萬金間用事

諸大臣及疏下都察院掌院石玠具復果摘禮樂政令不出自　朝廷數語以爲離間命巡按御史逮公公時適遷福建按察使已離原任濠遂譖公爲逃激差官校來捕且密通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必欲繫公江西困辱以俟官校公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楚毒備至言官程彥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寀等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戍遼東潘陽中衛凡四載己卯夏六月濠稱兵叛逆僞命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爲左承相舉人劉養正爲右承相參政王綸僉事潘鵬以下銜各有差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抗言不服皆縛出殺于惠民門外李士實等遂挾濠出南昌破九江南康進圍安慶潘鵬安慶人即前巡浙御史捧僞檄至安慶城下招降指揮崔文擒其子戮之固守力戰濠知不克將直抵南京又恐安慶躡其後計窮猶豫值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師師討賊濠乃還兵大戰黃家渡守仁倡義鼓勇善用兵遂禽斬數萬俘宸濠以獻李士實等伏誅　朝廷窮治助宸濠反者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滋蔓不能竟向若公疏得行豈至是邪自是復起公爲湖廣按察使尋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聞　今上即位天下延

頸以望治平公即薦魏校何瑭邵鋭充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爲輔弼劉瀚徐鈺爲知府有名忌者擠之謂其才力不逮公疏瀚爲給事鈺爲御史孤忠敢言即不逮宜採用其謀議松潘舊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番以假道番殺漢人即匿不舉軍或殺番至坐抵命公請選將更戍以振威酌遠近粮餉以足食立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禁修烽堠謹巡望以通道路總兵張傑內臣張欽貪虐公劾奏罷免值嘉靖新政鑒正德宦官鎮守之弊革不復遣天下翕然稱更生矣召爲吏部右侍郎丁父憂去既免喪即上

疏其略曰今日以孝親爲大保民爲本願早定追崇之禮而遂赦群臣之失使講求捄荒弭亂之策而急行之蓋能保民則　皇祖考享祀萬世　陛下萬世之孝也因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有合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過當而難謂其事事之皆非蓋意存納約而人或未之諒也召拜兵部左侍郎又奏請輔養　聖躬在慎起居節飲食金石草木之藥勿宜常服且注大學秦誓章以戒娼疾洪範唯辟威福章以戒威柄下移易繫節初九爻義以慎幾事俱留中省覽大禮成陞俸一級給事中余經管

律劾公奏累留中且將開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戌命公知武舉薦李承勛何孟春自代引疾改南吏部左侍郎進南工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尋改刑部尚書用霍韜言仍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辭免宮保請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爲用舍　上嘉納焉公素剛嚴及掌都察院務持大體申明憲綱乞復執法被誣者官考察枉者許言官會疏論辨詔付所司施行僅逾月改刑部尚書蓋公雖預議典禮而奉公持正其諸事體多與當路異同不久在院者實疏之也初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

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爲內應至正德間遂招土魯番兵侵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悉索城中回夷得衷甲者杖殺之以示番且募屬夷刼番營又結瓦剌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土魯番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勑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勑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寓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奏澤九疇罪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仕籍衆皆不平嘉靖更化初言官首劾瓊戍榆林起澤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九疇爲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連破土魯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絶其貢
賜番田失利大困敝後霍韜欲復哈密議召王瓊爲
陝西總制瓊遂謀報怨使王邦奇聶能遷上言哈密
之不能興復者由陳九疇妄殺啟釁也遂執九疇下
獄仍論死將無罪澤公獨上疏具論田夷奸狀訟九
疇功　上大悟曰甘肅事得胡世寧說始知豈得殺
我巡撫償田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澤爲民尋轉
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陳兵政十事皆深切時務
而其要尤在於愛惜人才土魯番刼曲先衛人牙木
蘭以爲將牙木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求牙木

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與之以易哈密公曰曲先本
服屬中國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
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用以爲餌將攜貳我屬夷宜
勑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之地悉收亡失屬夷
封殖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厚牙木蘭以風蠻夷
使相攻制此伐交之術也因薦御史馬昊陳九疇副
使施儒楊必進堪爲將帥皆不用公遂引疾乞致仕
三疏始得請甫歸復召爲南京兵部尚書不出但請
廣圖繼嗣容直言惜人才而已未幾卒于家時嘉靖
庚寅九月晦日也年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云公嘗

謂學貴經濟不在詩文故其奏議二十卷及所著書數十種皆有益於世務非空言也子純以公廕歷官廣東肇慶府知府所至以循良稱立心制行克承厥考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南考功時肇慶爲宗人府經歷嘗屬余傳其先公余謂胡公國之名臣世之聞人史官將立傳無俟余言矣及余督學兩浙居杭州考其鄉之先達而景行焉于肅愍公之後唯胡公之賢爲最著其諸若僉事王琦之清介郎中項麒之廉孝太僕卿邵銳之端方太常少卿鄭環之嚴正豈不卓行君子褒然傑出之人品哉然槩觀杭之士習則猶未免崇勢利而羞賤貧尚通達而賤名檢豈數君子不足以風之邪追考遐泝蓋自宋南渡君臣偏安燕樂靡麗所漸已成痼疾雖經重熙累洽之後化導勸率之餘而極重難反亦其勢然也余故特爲胡公傳而因并數君子論著之與後死者同觀法焉

費文通公傳

費文通公者廣信鉛山人也名寀字子和先世出蜀費禕後元季名禾者爲弋陽尉始家鉛山禾之後名本二者公五世祖也本二生廣誠廣誠生榮祖榮祖

生應麒應麒生五男子曰珣鄉貢士曰瑄舉進士貴州右參議曰璠生子宏以狀元及第歷官少師謚文憲自是榮祖應麒及璠皆累贈少保曰璵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曰瑞鄉貢士公之姪懋中復以進士及第第三人爲翰林編修懋賢以進士爲兵部郎中費之族遂甲於江右聞於四方矣始璵娶張氏雉公七月而生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鐘左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長益秀穎年十七補縣學生邵文莊公爲提學副使甚奇之文譽日起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公時娶上饒婁郎中女與氣

濠之妻兄弟也揭榜之明日濠別設鹿鳴燕於府第燕所舉九十五人其意實以公故公稱疾不預及計偕北上復以厚贐遺公公亦遜辭不受辛未登進士選庶吉士癸酉授翰林編修以公差過江西省城例當見濠值濠生辰燕三司官公亦預焉濠出所畜金線龜六以示公且問曰此何徵也公曰殆壽徵也濠曰汝獨不聞寧王遺我大寶龜乎公即應聲曰慎勿爲此言下文有西土之人弗靖濠默然濠乃懸　高皇帝御容於殿率各官朝見公曰殿下自有始封之君不當上僭　高廟濠怒公率各官退差畢還京會

濠賂貴倖謀復護衛值文憲在內閣公歷陳利害力
賛不可忽矯旨罷公兄弟官比歸濠遣人陰伺於途
公小舟微服夜數易泊所以避不測已而文憲舟果
爲濠黨所焚僅以身免及抵家濠猶使群盜刼掠公
家掘先世墳墓已卯濠據南昌叛下九江南康攻安
慶遠近繹騷適都御史王先生守仁將徵兵會勦公
間道迎以上書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游以
遏其歸路彼進退失據將成禽矣王先生納其策濠
果敗其書具在闡幽錄中辛巳　今上繼大統復起
公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午預纂修　武廟實錄未
幾丁母張夫人憂服闋以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賛善
公在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六明白剴切　上每
改容聽焉丁亥陞南京尚寶司卿庚寅改右庶子兼
侍講掌南翰林院事癸巳陞南京右通政甲午改南
國子祭酒先是文憲謝事家居乙未再召入內閣爲
元輔適調公爲北祭酒公上疏懇辭且寓書文憲謂
吏部雖以年資見推兄雖內舉不避親寀則不足以
當此況兄方復召未及薦一才賢顧首及弟寀天下
其謂兄何因薦南太常少卿高陵呂先生柟爲北祭
酒公仍居南時論歸公丙申陞南禮部右侍郎尋改

南吏部右侍郎是年　九廟覃恩給誥命廕子懋學
爲國子生辛丑改兵部左侍郎南吏科王給事中燁
論公儒臣當此北虜竊發之時不當居兵貳公遜謝
之謂王爲益友終身歎服壬寅　上以公講幄舊臣
復改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應制奏靈雨嘉
禾諸頌　上俱見褒納冬至大祀圜丘命充導引官
甲辰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命掌
部事自是舉大典禮議大政事公咸殫盡厥誠不獄
獄以矯名不媮媮以狥俗上由是知公而眷注益深
矣乙巳　太廟完加太子少保凡册妃告廟及遣祭
諸神祇咸以命公應制諸文多命公撰金幣賞賚日
益加厚丁未二品考秩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特
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尋復加少保蓋欲大
用公也戊申公痔疾作治弗愈十二月十三日卒
上聞而悼之爲之輟朝且猶以金幣賜及其家遣官
護柩祭葬贈光祿大夫謚曰文通云公豈弟仁厚好
賢樂善稱人之長而掩人之短其在太學諄諄訓誨
諸生而嘉矜體恤無不周悉眞所謂賢愚皆得其益
者至於篤故舊恤孤弱撫僕御悉皆從厚有緩急相
干者不問所從來輒遺刺帖爲之捄解寧爲人所欺

而不悔雖或受謗而不辭蓋天性然也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即婁氏以產卒繼娶金谿吳都御史女復卒俱贈夫人子五人長即懋學讀書績文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陞經歷調詹事府主簿次懋升懋謙懋禕懋泰皆服公之訓能世其家

薛子曰余爲太學諸生時值公爲祭酒以文藝受公之知亦謂公爲和厚人也及釋褐爲光江教授署白鹿書院見江西士人謂寧濠初畜異志結納中外一時雖以篤落自許者亦多入其黨不特喪身敗名以族之誅而誤國殃民可勝道哉公爲濠姻戚輒覘于未萌早與仇絕寧爲侮辱排擯而不一受其牢籠卒至保族全名以榮顯終其身豈不卓有高見遠識者哉及觀辭召薦賢心服言官論列其大致益可知矣論者徒見公之和光溫厚遂以公爲太易而不知公之心事則寔介介故大節所在蓋有人所不能而公獨能者世或未之察也其視邊幅崖異而中實汩沒者相去何如哉公之子懋學謂家乘不可無余言余故論著之以闡公心行之大者云

于肅愍公傳

公名謙字廷益別號節菴浙江杭州錢塘人也其先
家河南在宋屢有顯官金末兵亂譜牒僅存而亡其
名有名伯儀者公四世祖也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
復遷薊州仕至太常丞伯儀生嬰起家率書累贈河
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嬰生九思爲湖南道
宣慰使延祐間遷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之錢
塘公曾祖也祖諱文大仕　國朝爲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彥昭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
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
品夫人公生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
相也長爲縣學生即以文行名永樂庚子中浙江鄉
試明年辛丑舉進士宣德丙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公風儀峻整聲音洪暢每入侍奏對　上必注聽掌
院都御史顧佐甚器重之及巡按山西奏白誣獄出
數百人於死王府以和買害民者廉其事劾治之比
還復管理河道官民上下運船往復關閘啓閉不相
妨滯人皆稱便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
其罪公辭嚴義正啓口而成自是受知于　上屬意
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　上親擢公兵部右侍郎
賜勑前往賑視時公年才三十有三而持重練達徧

歷經畫問民所利害而興革之民大悅九載秩滿進
左侍郎公在鎮久恒以盈滿爲懼嘗欲乞歸舉參政
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值宦官王振用事公多與忤遂
嗾言者劾公擅自舉代左遷大理少卿二省士民赴
闕乞留乃復命公巡撫正統丁卯復兵部右侍郎進
理部事已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猖獗　上詔親
征公與尚書鄺埜懇留不允八月望師次土木虜奄
至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
以滅虜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廷論土木之變罪
歸王振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衆捽順擊死復索振

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攘無復朝儀　王疑
懼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昭立不動掖　王且留
請降旨宣諭群臣順罪應死勿論其二內侍請　太
后命將軍亟擊死衆乃定公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
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於公若直等何能爲進兵部
尚書固辭不獲首劾扈從失律周興祖王佐寘之法
王嗣位尊　上爲　太上皇帝以明年庚午爲景泰
元年公入見泣曰虜賊犯我邊疆遮留　大駕將圖
深入當預爲計宜亟募兵易漕卒治器械守九門列
營伍於門外以振軍威徙廂民於城內以避虜掠通

州貯糧數百萬卒難運入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
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勑各守臣協力防鎮文臣如
軒輊宜爲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宜爲將帥其諸機
務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
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土木之潰歸降也先爲之嚮導
奉　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謬言占象
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揺動公抗言於廷曰京師
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帑藏倉儲咸在於此百官
萬姓四海九州咸仰屬於此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
渡之事可監也　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

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
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以示必死三軍威
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以送　駕爲名
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議和
需金帛萬萬計衆皆大呼曰國有君矣對壘凡七日
十月望虜奉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者萬計也
先宵遁京師解嚴論功加公少保固辭不得已受之
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公謂去冬
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賚金帛以往虜輒深入
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駕而回

虜譎詐莫測和不足恃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以
復君父不共戴天之讐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又
謂喜寧不除虜靖無日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誅
之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駕還京下廷臣議公
曰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萬一虜詐我
有辭失議乃決秋九月　駕至自虜廷初北邊獨石
馬營八城爲虜所據公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
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
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
遇調發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

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領之
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人每千用把總指揮一人
每隊用管隊官二人團結訓練兵將相識有警當調
其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
伍不亂知兵者善之楊俊素恃功跋扈奏盡出營兵
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公執不可曰如此則
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　上從公
言俊謀遂奪貴州苗夷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
按二司置宣慰司土官以涖之公謂貴州自　祖宗
開創八十餘年豈可因小寇而輕棄乎事遂寢初也

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
公子冕授府軍前衛副千戶公曰一腔血不知灑在
何處尚欲爲子求官乎懇辭不許仍賜第一區又辭
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
封識加謹公握兵久宿將斂伏石亨貪縱尤爲公所
裁抑亨姪彪驍悍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往戍大同二
人遂憾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帝不豫廷
臣上章乞復儲未報　英皇復正宸極亨等以奪門
南內遂貪天功爲已力即誣公迎立外藩與大學士
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勑符具存無迹

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爲公
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力
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
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蓋即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
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
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
公刑之日沙霧四塞朝野冤之公生於洪武戊寅四
月二十七日至是年六十所司籍公家自　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　皇太后初未知公刑比聞嗟悼累

日　上悟其冤深悔之都督陳逵收公遺骸踰年晃
詣逵扶歸葬于西湖之南迨至　憲廟遣官諭祭特
謚肅愍云嗚呼公平生忠誠狷介不立私黨身值危
疑計安社稷大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一時之屈萬
世之信公亦可以無憾也已
論曰天道好還其遠而邇微而顯昭然其不爽哉
方亨有貞之搆成公獄也自以爲快其私忿且張威
福矣未幾有貞以罪遠竄　等坐謀逆夷族公則不
惟　勑祀于杭大啓爾宇而山西則祀河南則祀隨
在血食公固不死矣此固人心不息之機而天之報
施何如哉余拜瞻公像英爽凜然詎謂杭俗披靡公
眞山嶽矣金匱有傳人未獲覩余忝司學校特采公
家乘掇其大都俾諸士知所仰止不外於鄉之先達
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六

論一

養心

或有問於薛子曰心可養乎曰可曰曷爲要曰孟子所謂莫善於寡欲者是也曰飢之欲食寒之欲衣皆欲之不容自已者也可以盡寡乎哉曰是欲之正也得其正焉於心無累也食必甘旨衣必文繡斯欲爲心害矣是故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順應而無情不可不謂之寡欲也苟稍縱焉是登龍踰墻之濫觴也心之蟊賊也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是以君

子貴愼幾也愼其幾則心即體而欲即用矣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若以欲爲累心而必至於梏腹褫衣滅倫絶類然後曰吾寡欲矣非惟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且活潑之幾已窒而生理幾於滅息非直養而無害之道也將賢知者或求之過高而中人以下不免阻於難而暴棄君子之中庸曾若是乎哉故孟子不曰無欲而曰寡欲其詞緩其指微矣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宋儒之說非歟曰是爲多欲者言之也夫各有所指也會而通之孟子之寡欲亦即所謂無欲也養心之要斯其至矣

會道

夫學以學道也今之學者日衆而聞道者日鮮何也以其不能會道而名言累之也道會則名言亡名言亡斯近道矣夫名與言抑何始乎聖人始之也聖人將以名言啓天下而卒至于累天下非聖人之過也不善學者失其名言之意也蓋斯道冲漠無朕渾淪磅礴本不可以名言者也聖人以夫人雖同具乎斯道而聰明滯於氣知覺遷於物將不能會通神明而斯道日見其茫昧也於是不得已而命之曰元亨利貞曰仁義禮智曰命曰性曰情曰才曰中曰誠曰敬

曰信而其爲學之方則曰執中曰制心曰建極曰進德居業曰致知格物曰戒懼慎獨曰存心養性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豈其好爲支辭蔓說以哓哓於天下哉蓋將示人以入道之門而欲其因名以識義得意而忘言也至當歸一會何異同之有哉柰何學者事內而遺外逐人而失巳執着於名言支離其辭說而過爲分析以求之不知名有四德四端而其實非四也名有命性情才中誠敬信而其實無爾殊也會而通之三才之道一也堯舜以來賢聖繼作雖其立言不同而旨則無二猶之木焉根幹華實皆此木也猶之水焉淵渟川逝皆此水也苟能反諸吾心而超然自得則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皆一以貫之而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言也究而論之此心此道皆聖人名言之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哉學者要須自得

審異

異學者吾儒之所深排也而其學卒行於天下而至今不廢者何也以其徒猶足以守其師之說而爲吾儒之學者反自叛焉也仲尼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巳當其時莊列楊墨之徒未興佛氏未入中國雖有老

子固夫子所嘗問禮者其所謂異端豈專若人也哉
蓋謂名爲吾儒之學而實則叛吾道者也名同而實
不同也其斯以爲異也故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
之盜也又曰鄉原德之賊也夫謂色厲云者則其名
必非自外於吾儒者也乃若鄉原則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而闇然媚於世其託於吾儒也必矣仲尼
以其外是而中非似德而非德故惡之若是之嚴而
其所謂異端者蓋此類也至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
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其所自爲者則務

知言養氣之實學竭明善誠身之實功眞足以繼往
聖開來學而二家之言不能爲吾道抗矣迨孟氏沒
而佛老之學旋興自漢而唐而宋其說愈熾其始也
雖有一二儒者闢之不遺餘力然抗衡爭長莫之消
息其終也吾儒之徒或不免相率而歸之矣是豈儒
者之道反出其下哉蓋二氏之徒雖偏於虛無寂滅
而其立心堅苦用力精專勢利聲華不一嬰其念世
儒託迹聖門高談性命顧不免多欲之累利害之私
高者爲鄉原卑者爲穿窬方爲吾道病而顧囂囂然
詆佛老爲異端不知已之自爲異端而又其下焉者

矣何以折其心而使之屈服乎此高明之士所以多溺於二氏之學固其見吾道之不眞而亦其憤世嫉邪之過激也

尚實

子言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非稱許之稱乃實稱其名之稱也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世儒之說異焉乃謂名者治世修身之具於是好名者益肆其侈心而凡可以盜名者無弗爲矣是故子夏疑於西河之聖同刻罪之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曾子曰不可夫上有之在孔門雖號稱高第弟子其造詣尚難與顏曾並列顧名以聖名而參則曾回則如愚未嘗以賢知先人然而卒傳聖人之道者則唯回與參也豈直回與參哉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居魯而人指之曰東家丘入廟而人謂之鄹人之子孟子之賢去孔子僅一間者也曾之嫠人譏其昧乎禮義及門之徒不許其有管晏之功是大聖大賢其爲人所鄙者亦甚矣蓋闇然聖修之學無事表暴坦然中庸之道不立奇異故人莫得而窺其際也世降俗末聖學失傳緣飾名流詭道取勝至於東漢極矣李膺范滂陳蕃郭泰之徒固亦好修之士其於聖賢之

學則槩乎其未之有聞也乃高自標致各務誇詡於是庸流俗輩假其譽望用爲依倚以恣奸佞及門爲龍御車而喜折巾則效望塵則趨自有道者觀之方汗顏泚額之不暇而彼顧相率爲之悻悻自得其意蓋謂名之所在利必隨之卒至釀成黨錮玉石俱焚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曾何益哉東漢覆轍昭然可鑒而南宋諸人乃復蹈之卒之議論多而成功少聲容盛而武備衰無以厭服群心遂滋多口黨碑學禁相襲俱作始於庸徒沿及善類而宋祚亦因之以促矣此皆不尚實而尚名而末流之禍遂淪胥而莫能障也夫是以知微生高之直名陳仲子之廉名孔孟所以斥之而不少假借者蓋尚實而防其漸也

原經

聖人之於天下甚無樂乎其有言也無樂乎其有言而不能以無言亦其不得已而然也聖人非不知天下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此心同此理同而猶嘵嘵然以鳴于天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天下之人罔其生而聖人欲與之並生於天下其視斯世斯人眞有不能一日安者於是乎著之語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垂後世冀其因是以反求諸身而各得夫固有

之良心以復其生理焉爾也譬諸辨藥制方雖金石草木蟲魚之異品酸辛鹹苦甘滑之異味土產風氣時序之異宜溫凉寒熱緩急之異用攻慰宣補療節之異施凡以驅其傷感察其標本以全其生質而已非於生之外更有所加也向使人人固其元氣而疾疹不作則方藥可無設也人人存其本心而形氣不擾則六經可無作也於乎是可以知聖人作經之意也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言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夫何聖人作經以生人而夫人則任末而棄本各出意見競爲訓疏支辭蔓說眩博務奇門戶爭高相傾交毀而彼此枘鑿後先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爲所蔽以經求經而不以吾之心求經也求經於經而不求其理於吾心也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經已爲世儒之經非復古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黃之眞也其害可勝言哉若夫假經術以文奸而緣飾聖賢以自便其私此則背逆方書而自速其死亡者也是又不必論也

折衷

聖人之道與造化相爲流通者也雖其寄於人者有明有晦有絶有續而道固未嘗不在也何也天生烝民厥賦惟均而吾人本然之心固自與聖人同也人之言曰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經者固聖人之道之所寓也然其大原則出於天而夫人之心則固天之心也人能會之以心則聖人之道即吾人之道有不在六經而在我者矣昔者仲尼慨道之不行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庶其不行於天下者猶可以明諸

人心也夫何沒世之後異學朋興[illegible]意著述不可指數於是莊周寓言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而荀卿著書則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蓋其猖狂浮游紛紜顛倒飾虛鼓衆恣無忌憚固敢於侮聖賢而不恤矣迨李斯事秦則又焚滅聖經大變先王之法其所以病斯道而爲天下禍者蓋又不啻於莊荀而已也蘇子瞻謂李斯之亂天下寔荀卿有以激之蓋斯嘗事卿見其高談異論歷詆天下之賢人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故斯遂信以爲然縱其惡而不自知也是誠探本之論矣至謂莊周詆訾孔子

乃陽擠而陰助之則豈其然哉乃若楊雄作法言王通著中說蓋竊附論語而知所向慕者也及觀班固述或者之論比雄於吳楚之僭王而晁以道則謂通模擬竄竊深可恠笑似皆無足取者然温公則曰子雲眞大儒者明道則曰文中子極有格言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二子之潛心篤志要亦未可盡非也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丘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大小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如高堂生以及后倉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諸人轉相授受而註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熄矣至宋鄭樵乃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蓋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漢疏爲正如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三文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賢之意耳豈得盡如

夾漈之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
重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
之學長於理若天地陰陽之奥性命道德之微皆究
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是二者而虛心體認則
天機相爲感觸當自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於
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
不溺於先入之說不蔽於淺陋之見矣尚何有於衆
言之淆亂哉

息遊

嘗觀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勢作威結交強
世謂之遊俠飾辨設詐馳逐要時謂之遊說假仁投
好連類要譽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嗚呼
由悅之言觀今之世所謂三遊者蓋合而爲一而其
所以生亂者殆又甚焉竊章甫之服窺詩書之緒假
聖賢之言設儒墨之辨毀譽不覺其亂眞是非若出
於公道阿諛權貴而託之於不矯依附名流而謂之
曰同儕公卿容之謂其能生謗也士庶畏之謂其能
作禍也憸邪愛之謂其能虛美也惡少結之謂其能
庇惡也唯是出入於縉紳揚揚於里巷隨在而皆宜
無往而不利不膺一命而握進退黜陟之權不操尺

牘而執賞罰功罪之柄不待諸侯之招而道路交錯不事四民之業而貨賂充盈蠹惑人心敗壞世道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將立法度以禁之而閃倏潛形非法度之所能禁也將正紀綱以維之而狡滑無狀非紀綱之所能維也果何道以息之哉夫易之載鬼遇雨則亡詩之青蠅遇明則止士君子苟能各虛其心疑忌不作而公聽並觀務相與以有成則流言不信而此類無可投之間固不必迸諸四裔而遊者將自息矣其於風化豈小補哉

達常

帝王致天下之治也唯其道焉而其行天下之道也唯其時焉治匪其道則渙而無紀道匪其時則泥而不通時以從道道以濟時夫然後順其常而天下相安通其變而天下不倦而治化之成也有莫知其然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事業一本於道而變通也者夫固所以趨時也昔者五帝之時敦朴未散而純於道化三王之時風氣漸開而參以法制道化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五帝相承莫之改易也法制有作

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是以三王相代有所損益也夏尚忠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質故殷尚質質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尚文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是三王之所尚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敝各隨其時也然舉其名則殊制究其極則同歸正猶水火之相形其濟於日用也寒暑之相代其成乎歲功也故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其亦有見哉迨漢承秦唐承隋宋承五代皆餘分閏位之後壞法亂制之餘宜若一無可因者然易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自漢以來固因夫秦也爲

明經詞賦之科改鄉舉里選之法自唐以來固因夫隋也變什一之征爲兩稅之限自宋以來固因夫五代也是豈秦隋五代顧能建不易之法而漢唐宋開創之君臣反出其下而循其舊哉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而情之所便勢之所趨固有不可以人廢者也何也欲廢阡陌爲井田則彊界混淆而難爲理矣欲廢科目爲選舉則矯飾百出而難爲辨矣欲廢兩稅爲什一則田不井授而難爲賦矣豈唯爾哉結繩固不可行於書契之既作也儷皮固不可行於六禮之既修也黃稃固不可行於金石之既設也毳毛固不

可行於衣裳之既制也汙尊固不可行於范金之既合也席地固不可行於几杖之既陳也不然則三王之世豈不欲一循五帝之軌而周繼商商繼夏又何樂於損益爲哉此仲尼所以不欲生今反古而孟軻氏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漢唐宋之君臣因陋就簡雖其見不至此而其於前數者之法則固不當謂其爲五帝三王之所行者而盡復之也亦不當謂其爲秦隋五代之所行者而盡廢之也唯當因其所遇之時所乘之勢據其道而斟酌之要不失乎先王致治之初意而已曾子固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豈其惑哉程正叔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於乎觀於二公之言而常道可達矣

識勢

天下之勢不能以常均則必至於偏有所重偏有所重而不早爲之所則其勢遂成而難反故周子曰識

其重而亟反之非灼見理道而極深研幾者不足以與於此也何者勢之來也漸而莫覺雖離朱之明莫能見也既其成也大而難圖雖賁育之力莫能支也是故勢重於宦闉則有呂武之變勢重於宦豎則有訓注之變勢重於侯王則有吳楚之變勢重於宰輔則有莽操之變勢重於近習則有安史之變勢重於邊疆則有藩鎮之變向使圖之早而反之亟則潛消於將萌而其勢不至於極重奚致宗社震驚幾於改物生民塗炭將無孑遺而破壞傷殘若斯之甚也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由蘖方萌將尋斧戈言圖當早也又曰勿謂胡傷其禍將長勿謂胡害其禍將大言反當亟也雖然此猶以勢之顯著而易見者言之也縉紳先生文學博士炫奇鼓衆立異聚交以要聲譽於天下宜若於世無所損益也然人情作僞附麗取資若藤蘿之延施瓜蔓之纏綿不至於釀成大患其勢不容於自已也黨錮興而漢社屋玄談盛而晉室傾清流濁而唐祚移學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議論標致不過起於一二人之獵勝而其究乃至於怨惡騰沸於寰中干戈相尋於海內而潰敗不可收拾較諸前數者之足以速禍取亡其勢爲尤烈

而人顧莫之省者何也以其不秉國非當路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此尤識勢者之所當三復也

任人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於不任也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則是政之存亡係於人不係於政又自可見也且其所謂息者固已明言具在方策綱凡巨細可考而知非若所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而何以謂之息也蓋無其人則具在方策者不過爲往事陳蹟固不能推而達之天下也縱能循其途轍而時俗異尚風氣異宜必不能化裁推遷以得夫立法之本意而行之無敝也苟得其人則雖不必事事率合然以是心而行是政得其意而不拘其跡而因革損益天下之政桀然畢舉矣是故洪荒之世結繩可以爲治初何有於法哉然而天下怡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者以聖人之迭興也唐虞之世任羲和而曆象治任禹益而水土平稷教稼穡契明人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垂作共工龍作納言豈嘗先立爲一定之法而使之據守哉蓋皆各運其心思而達之治理卒之庶績咸熙而萬邦從乂者皆任人而不任法也三代之法至周始備

而人顧莫之省者何也以其不秉國非當路也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此尤識勢者之所當三復也

任人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法固不容於不任也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則是政之存亡係於人不係於政又自可見也且其所謂息者固已明言具在方策綱凡巨細可考而知非若所謂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而何以謂之息也蓋無其人則具在方策者不過爲往事陳蹟固不能推而達之天下也縱能循其途轍而時俗異尚風氣異宜必不能化裁推遷以得夫立法之本意而行之無敝也苟得其人則雖不必事事率合然以是心而行是政得其意而不拘其跡而因革損益天下之政粲然畢舉矣是故洪荒之世結繩可以爲治初何有於法哉然而天下怡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者以聖人之迭興也唐虞之世任羲和而曆象治任禹益而水土平稷教稼穡契明人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垂作共工龍作納言豈嘗先立爲一定之法而使之據守哉蓋皆各運其心思而達之治理卒之庶績咸熙而萬邦從乂者皆任人而不任法也三代之法至周始備

周禮一書固周公致太平之法也然以周公爲之則治而後人爲之則亂王莽蘇綽之徒固無足言若王介甫以一世之豪傑而卒用以釀成宋室之禍者何也以非周公其人也由此觀之信乎法之不足任也任法而不任人則雖周公之法吾未見其不敝也況漢之三章唐之六典宋之家法苟非其人曷足恃哉此爲治者之所以必先任人而欲任人必先擇相其諸法制之詳固所不必論也